

古本大學輯解



古本大學輯解

楊夏驩述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古本大學輯解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撰述者

楊

賈

驊

發行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
雲

五

印刷所

商

上海河南路

務

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上海及各埠

務

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徐鼎銘)

五二〇六

嚴

古本大學輯解序

自今本大學列於四子書。而孔門相傳之原本。不著於世久矣。帖括家非傍朱子門戶。無以博科第。訓詁家如大全摘要等書。汗牛充棟。非襲朱說。將視爲覆瓿物。無以傳世而貌榮名。朱子章句誠多精詣。而一家之言。豈盡合聖賢之指。況改二千五百餘年之成書。斷以己見。理雖可通。說究無據。且前此有二程子改本。後此有王氏柏、蔡氏清、高氏攀龍、葛氏寅亮、季氏本、豐氏坊改本。紛紛異說。何去何從。不獨禮家聚訟矣。漢註雖疏。而原本非僞。閒以語人。未免少見多怪。故世所傳大學本。皆朱門之書。非孔門原書也。伏讀欽定禮記義疏。特存古本。以朱子章句與鄭孔同列分注。四庫全書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。仍有用古本者。亦有不以今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。據此見大學一書。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。前明王文成公著大學或問。發明古本義指精當。止於至善。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一語。提綱挈領。得賢聖嫡傳格物之義。訓物爲事。訓格爲正。正其不正者。去惡之謂也。歸於正者。爲善之謂也。故曰。無善無惡。心之靜。有善有惡意之動。知善知惡是致知。爲善去惡是格物。傳習錄一書。概以遏欲相警切。而猶未正言格物之爲去欲也。至國朝錢塘毛氏先舒格物說出。而格致之義始定。定興鹿太常善繼。容城孫徵君奇逢。說約近指兩書。於大學義蘊闡發精透。而章次仍襲今本。安溪李氏光地著古本說。少所發明。以知止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。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。抒其獨見。實非確解。惟近世任邱邊氏廷英古本大學說。以中庸

自明誠之義爲說。求之全書。無不脗合。解正脩章。尤足破諸說之誣。鄉先輩王氏定柱著大學臆古義理該貫。問見層出。今輯此書。據邊氏王氏之說。而以說約近指精義實之。格物從毛氏訓。全書大旨則專宗陽明。間以管見疏明。俾學者因此覩孔門之書。學孔門之學。而訾餘姚爲近禪者。破除夙見。庶不至株守一家之說而失於支離也。夫同治四年閏五月中澣之末。晉州楊亶驊謹識。

首錄戴記大學本。遵御書存真本也。節錄漢鄭氏註。唐孔穎達疏。存原解也。原解之誤者。後儒可更。是者不必更。更則益其誤也。次以陽明先生大學古本序及大學或問存真解也。程朱之解在前。豈無得其解者乎。何以不錄。夫人而誦之矣。陽明之解。世人動以近禪譏之。而未見其解。不識其是禪非禪也。耳食者吠聲。假使前人以學庸論孟爲禪。當必相與禪之。全錄之。俾學者熟玩之。而後知譏陽明爲近禪者。泥於程朱者之誤也。次以毛稚黃格物說表特解也。次以大學淵流辨。使人知今本爲改本。非原本。卽非真本也。附親民親字。身有所忿懣。身字之解。使人知古文字未嘗誤。改本以爲誤而擅易之。適以爲誤也。次以古本纂詁。使人知有真本自有真解。陽明尙矣。鹿伯順。孫夏峰。諸君子。讀書必求諸心。不爲帖括所囿。皆得其解也。終以古本大學解。予學疎識淺。非敢謂解無不是也。後有解大學者。聊備一解。以索解人。亶驊又識。

古本大學輯解卷上

清 晉州楊賈驊述

禮記大學第四十二

孔氏穎達曰。案鄭目錄云。名曰大學。以其記博學。可以爲政也。此於別錄屬通論。此大學之篇。論學成之事。能治其國。章明其德於天下。卻本明德所由。先從誠意爲始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

孔氏穎達曰。心能有定。不有差貳也。心定無欲。故能靜。靜故性情安和也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脩其身。欲脩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

孔氏穎達曰。章明己之明德。使徧於天下。總包萬慮。謂之心。爲情所意念。謂之意。致知在格物。

鄭氏康成曰。格來也。物猶事也。其知於善深。則來善物。其知於惡深。則來惡物。

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脩。身脩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

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壹是。專行是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天下平。則上明明德於天下。貴賤雖異。所行此者。專壹以脩身爲本。

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爲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厭然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謙。讀爲慊。

孔氏穎達曰。自此以下。至此謂知本。廣明誠意之事。此一節明誠意之本。先須慎其獨也。

曾子曰。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恂。或作峻。讀如嚴峻之峻。民不能忘。以其意誠而德著。詩箋云。還爲恂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。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。以證誠意之道也。初習謂

之學。重習謂之脩。亦互而相通也。

詩云。於戲。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聖人既有親賢之德。又有樂利以及民。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。言君子皆美此前王。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。小人美此前王。能愛樂其所樂。利益其人之所利。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太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皆自明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顧。念也。諟。猶正也。諟。或爲題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。明明德必先誠其意。此經誠意之章。由初誠意也。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。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詩云。周雖舊邦。其命惟新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鄭氏康成曰。極。盡也。君子日新其德。常盡心力。不有餘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。誥言殷人化紂惡俗。使之變改爲新人。此記之意。自念其德爲新民也。詩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。其受天之命。唯爲天子而更新也。此記之意。其所施教命。唯能念德而自新也。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於丘隅。子曰。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。言誠意在於所止。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。又云此記斷章。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爲人君止於仁。爲人臣止於敬。爲人子止於孝。爲人父止於慈。與國人交止於信。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。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。亦服民使誠意。此謂知本。

鄭氏康成曰。本謂誠其意。

孔氏穎達曰。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。皆是誠意之事。意爲行身之本。能自知其身。是知其本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。身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覆明前經正心脩身之事。言因怒而達於正也。心之不正。身亦不脩。若心之不在。視聽與食不覺知也。

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傲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。人莫知其子之惡。莫知其苗之碩。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。敖五報反。

鄭氏康成曰之適也。辟音譬。猶喻也。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。吾何以親愛此人。非以其有德美與。吾何以敖情此人。非以其志行薄與。反以喻己。則身脩與否。可自知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。若以己子而方他子。己苗而匹他苗。則好惡可知。身既不脩。不能以己辟人。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。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一節。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。

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孔氏穎達曰。機。謂關鍵也。動於近。成於遠。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。先治一家。乃後治一國。

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。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

是故君子有諂己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

孔氏穎達曰。諂。於也。

詩云。桃之夭夭。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。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。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。而

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孔氏穎達曰：言人既家得宜。則可以教國人。詩言成王有德。宜爲人兄。宜爲人弟。此記之意。謂自與

兄弟相善相宜。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而民興孝。上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。

也。倍或作借。音佩。借棄音。佩本亦作倍。矩或作巨。

鄭氏康成曰：絜猶結也。絜也。矩。法也。君子有絜法之道。謂常執而行之。動作不失之。

孔氏穎達曰：自此以下至終篇。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。言欲平天下。先須脩身。脩身之事。由

近至遠。自內至外。故初明絜矩之道。次明散財於民。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。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。故

特詳悉備舉。

所惡於上。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。毋以交於

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鄭氏康成曰：絜矩之道。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。治國之要盡於此。

詩云：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

詩云：節彼南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節。前切反。又如字。辟。與僻同。匹亦反。

僂。與戲同。力竹反。

詩云：般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道得衆則得國，失衆則失國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

鄭氏康成曰：君有逆命，則民有逆詞。

孔氏穎達曰：德能致財，財由德有。外，疏也；內，親也。君若疏德而親財，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。人君政教之言，悖逆人心而出，則民亦悖逆君上而入，謂拒違君命也。

康誥曰：惟命不于常，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

楚書曰：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

鄭氏康成曰：楚書，楚昭王時書，以善人爲寶。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。

舅犯曰：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

鄭氏康成曰：仁親，猶言親愛仁道也。

秦誓曰：若有一个臣，斷斷兮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；實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。黎民尙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；人之彥聖，而違之，俾不通，實不能容，亦不能保我子孫。黎民亦曰殆哉！休休，寬容貌。何休註：公羊云：美大之貌。實，按書本文，寔是也。正韻寔與實通。韻會以通爲誤。

孔氏穎達曰。實是也。是能有所包容。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。非直子孫安。其下衆人皆庶幾亦
有利益哉。媚妒也。尙書作冒。謂覆蔽也。非惟不能保我子孫。衆人亦曰殆危哉。

唯仁人放流之。迸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

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遠于萬反。

鄭氏康成曰。命讀爲慢。聲之誤也。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。是輕慢於舉人也。

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菑必逮夫身。

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泰以失之。

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爲之者疾。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矣。

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

未有上好仁。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。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。非其財者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言君行仁道。則其臣必義。

孟獻子曰。畜馬乘。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甯有盜

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案書傳。士飾車駟馬。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。故知士初試爲大夫。

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

彼爲善之。小人之使爲國家。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

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。

王陽明大學古本序

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。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。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。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。正心復其體也。脩身著其用也。以言乎己謂之明德。以言乎人謂之親民。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是故至善也者。心之本體也。動而後有不善。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。意者其動也。物者其事也。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。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。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。格物者致知之實也。物格則知致意誠。而有以復其本體。是之謂止至善。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。而反覆其辭。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。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。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。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。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。合之以敬而益綴。補之以傳而益離。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。去分章而復舊本。傍爲之釋以引其義。庶幾復見聖人之心。而求之者有其要。噫。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。致知焉盡矣。

王陽明大學或問

或曰。大學者。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。敢問大人之學。何以在明明德乎。陽明子曰。大人者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。其視天下猶一家。中國猶一人焉。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。小人矣。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。非意之也。其心之仁本若是。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。豈惟大人。雖小人之心。亦莫不然。彼顧自

小之耳。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。是其人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。孺子猶同類者也。見鳥獸之哀鳴醵棘而必有不忍之心焉。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。鳥獸猶有知覺者也。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。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。草木猶有生意者也。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。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。是其一體之仁也。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。是乃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。是故謂之明德。小人之心中既已分隔隘陋矣。而其一體之仁猶不能昧。若此者。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。及其動於欲。蔽於私而利害相攻。忿怒相激。則將戕物圯類。無所不爲。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。而一體之仁亡矣。是故苟無私欲之蔽。則雖小人之心中。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。一有私欲之蔽。則雖大人之心。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。故夫爲大人之學者。亦惟去其私欲之蔽。以自明其明德。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。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。

曰。然則何以在親民乎。曰。明明德者。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。親民者。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。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。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是故親吾之父。以及人之父。以及天下人之父。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。人之父。與天下人之父。而爲一體矣。實與之爲一體。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。親吾之兄。以及人之兄。以及天下人之兄。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。人之兄。與天下人之兄。而爲一體矣。實與之爲一體。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。君臣也。夫婦也。朋友也。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。莫不實有以親之。以達吾一體之仁。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。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。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。是之